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库

茅盾选集

(下)



茅盾

山东文艺出版社

从静的手心里传来一道电流，顷刻间走遍了抱素全身；他突然挽住了静的腰肢，拥抱她。静闭着眼，身体软软的，没有抵抗，也没有动作；她仿佛全身的骨节都松开了，解散了，最后就失去了知觉。

当她回复知觉的时候，她看见自己躺在床上，抱素的脸贴着自己的。

“你发晕去了！”他低低地说。

没有回答，静翻转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蚀·幻灭》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库

茅盾选集

(下)

孔范今 编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题 词

这三篇旧稿子是在贫病交迫中用四个月的工夫写成的；事前没有充分的时间以构思，事后亦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修改，种种缺陷，及今内疚未已。

现在仍无奈何以老样子改排重印，对于读者，不胜歉然；命名曰《蚀》，聊志这一段过去。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

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而自励。

茅 盾 一九三〇年三月尾

（原刊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开明书店出版的《蚀》初版本卷首）

幻 灭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

“我讨厌上海，讨厌那些外国人，讨厌大商店里油嘴的伙计，讨厌黄包车夫，讨厌电车上的卖票，讨厌二房东，讨厌专站在马路旁水门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瘪三……真的，不知为什么，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想着就生气！”

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紧皱着眉尖说；她的右手无目的地折弄左边的衣角，露出下面的印度红的衬衫。

和她并肩坐在床沿的，是她的旧同学静女士：年约二十一二，身段很美丽，服装极幽雅，就只脸色太憔悴了些。她见慧那样愤愤，颇有些不安，拉住了慧的右手，注视她，恳切地说道：

“我也何尝喜欢上海呢！可是我总觉得上海固然讨厌，乡下也同样的讨厌；我们在上海，讨厌它的喧嚣，它的拜金主义化，但到了乡间，又讨厌乡村的固陋，呆笨，死一般的寂静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库·……………

了；在上海时，我们神昏头痛；在乡下时，我们又心灰意懒，和死了差不多。不过比较起来，在上海求知识还方便……我现在只想静静儿读一点书。”她说到“读书”，苍白的脸上倏然掠过了一片红晕；她觉得这句话太正经，或者是太夸口了；可是“读书”两个字实在是她近来唯一的兴奋剂。她自从去年在省里的女校闹了风潮后，便很消极，她看见许多同学渐渐地丢开了闹风潮的正目的，却和“社会上”那些仗义声援的漂亮人儿去交际——恋爱，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简直气极了；她对于这些“活动”，发生极端的厌恶，所以不顾热心的同学嘲笑为意志薄弱，她就半途抽身事外，她的幻想破灭了，她对一切都失望，只有“静心读书”一语，对于她还有些引诱力。为的要找一个合于理想的读书的地方，她到上海来不满一年，已经换了两个学校。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她的读书抱了什么目的：想研究学问呢？还是想学一种谋生的技能？她实在并没仔细想过。不过每逢别人发牢骚时，她总不自觉地说出“现在只想静静儿读点书”这句话来，此时就觉得心头宽慰了些。

慧女士霍地立起来，两手按在静女士的肩胛，低了头，她的小口几乎吻着静女士的秀眉，很快地说道：“你打算静心读书么？什么地方容许你去静心读书呢？你看看你的学校！你看看你的同学！他们在这里不是读书，却是练习办事——练习奔走接洽，开会演说，提议决议罢了！”她一面说，一面捧住了静女士的面孔，笑道：“我的妹妹，你这书呆子一定还要大失望！”

静女士半羞半怯不以为然的，推开了慧的手，也立起身来，说道：“你没有逢到去年我受的经验，你自然不会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变迁了。况且——你说的也过分，他们尽管忙着跑腿开会，我自管读我的书！”她拉了慧女士同到靠窗的小

桌子旁坐下，倒了两杯茶，支颐凝眸，无目的地看着窗外。

静女士住的是人家边厢的后半间，向西一对窗开出去是晒台，房门就在窗的右旁，朝北也有一对窗，对窗放了张书桌。卧床在书桌的对面，紧贴着板壁；板壁的那一面就是边厢的前半间，二房东的老太太和两个小孙女儿住着。书桌旁边东首的壁角里放着一只半旧的藤榻。书桌前有一把小椅子，慧女士就坐在这椅上，静女士自己坐在书桌右首深埋在西壁角的小凳上。

房内没有什么装饰品。书桌上堆了些书和文具，却还要让出一角来放茶具。向西的一对窗上遮了半截白洋纱，想来是不要走到晒台上的人看见房内情形而设的，但若静女士坐在藤榻上时，晒台上一定还是看得见的。

“你这房，窄得很；恐怕也未必静。怎么能够用功呢？”慧女士喝了一口茶，眼看着向西的一对窗，慢慢地说。

静女士猛然回过头来，呆了半晌，才低声答道：“我本来不讲究这些，你记得我们在一女中同住的房间比这还要小么？至于静呢，我不怕外界不静，就只怕心里——静——不——下来。”末了的一句，很带几分幽怨感慨。刚果自信的慧，此时也似受了感触，很亲热地抓住了静女士的右手，说：“静妹，我们一向少通信，我不知道这两年来你有什么不得意；像我，在外这两年，真真是甜酸苦辣都尝遍了！现在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静！我告诉你，男子都是坏人！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静妹，你看，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比从前老练了些，是不是？”

她微微叹了口气，闭了眼睛，像是不愿看见她想起来的旧人旧事。

“哦……哦……”静不知道怎样回答。

“但是我倒因此悟得处世的方法。我就用他们对待我的法子回敬他们呵！”慧的粉涡上也泛出淡淡的红晕来，大概是兴奋，但也许是因为想起旧事而动情。

沉默了好几分钟。

静呆呆地看着慧，嘴里虽然不作声，心里却扰乱得很。她辨出慧的话里隐藏着许多事情——自己平素最怕想起的事情。静今年只有二十一岁，父亲早故，母亲只生她一个，爱怜到一万分，自小就少见人，所以一向过的是静美的生活。也许太娇养了点儿。她从未梦见人世的污浊险巇，她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女孩子。她对于两性关系，一向是躲在庄严，圣洁，温柔的锦幃后面，绝不曾挑开这锦幃的一角，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她并且是不愿挑开，不敢挑开。现在慧女士的话却已替她挑开了一角了，她惊疑地看着慧，看着她的两道弯弯的眉毛，一双清澈的眼睛，和两点可爱的笑涡；一切都是温柔的，净丽的，她真想不到如此可爱的外形下却伏着可丑和可怕。

她冲动地想探索慧的话里的秘密，但又羞怯，不便启齿，她只呆呆地咀嚼那几句话。

慧临走时说，她正计划着找事做，如果找到了职业，也许留在上海领略知识界的风味。

二

一夜的大风直到天明方才收煞，接着又下起牛毛雨来，景象很是阴森。静女士拉开蚊帐向西窗看时，只见晒台上二房东太太隔夜晾着的衣服在细雨中飘荡，软弱无力，也像是夜来失眠。天空是一片灰色。街上货车木轮的辘辘的重声，从湿空气

中传来，分外滞涩。

静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支起半个身体，惘然朝晒台看。这里晾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红色的女人衬衫；已经半旧了，但从它的裁制上还可看出这不过是去年的新装，并且暗示衫的主人的身分。

静的思想忽然集中在这件女衫上了。她知道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东家称为新少奶奶的少妇。她想：这件旧红衫如果能够说话，它一定会告诉你整篇的秘密——它的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圣，也许就是最丑恶的一页；这少妇的欢乐，失望，悲哀，总之，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经验，这件旧红衫一定是目击的罢？处女的甜蜜的梦做完时，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从你头顶罩下来，直把你压成粉碎。你不得不舍弃一切的理想，停止一切的幻想，让步到不承认有你自己的存在。你无助地暴露在男性的本能的压迫下，只好取消了你的庄严圣洁。处女的理想，和少妇的现实，总是矛盾的；二房东家的少妇，虽然静未尝与之接谈，但也是这么一个温柔，怯弱，幽悒的人儿，该不是例外罢？

静忽然掉下眼泪来。是同情于这个不相识的少妇呢，还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连她自己也不明白。

但这些可厌的思想，很无赖地把她缠缚定了，却是事实。她憎恨这些恶毒思想的无端袭来。她颇自讶：为什么自己失了常态，会想到这些事上。她又归咎于夜来失眠，以至精神烦闷。最后，她又自己宽慰道：这多半是前天慧女士那番古怪闪烁的话引起来的。实在不假，自从慧来访问那天起，静女士心上常若有件事难以解决，她几次拿起书来看，但茫茫地看了几页，便又把书抛开。她本来就不多说话，现在更少说。周围的人们的举动，也在她眼中显出异样来。昨日她在课堂上和抱素说了一句“天气真是烦闷”，猛听得身后一阵笑声，而抱素也

怪样地对她微笑。她觉得这都是不怀好意的，是侮辱。

“男子都是坏人！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

慧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来。她叹了一口气，无力地让身体滑了下去。正在那时，她仿佛见有一个人头在晒台上一伸，对她房内窥视。她像见了鬼似的，猛将身上的夹被向头面一蒙，同时下意识地想道：“西窗的上半截一定也得赶快用白布遮起来！”

但是这斗然的虚惊却把静从灰色的思潮里拉出来，而多时的兴奋也发生了疲乏，竟意外地又睡着了。

这一天，静没有到学校去。

下午，静接到慧写来的一封信。

静妹：昨日和你谈的计划，全失败了；三方面都已拒绝！咳！我想不到找事如此困难。我的大哥对我说：“多少西洋留学生——学士，硕士，博士，回国后也找不到事呢。像你那样只吃过两年外国饭的，虽然懂得几句外国话，只好到洋行里做个跑楼；然而洋行里也不用女跑楼！”

我不怪大哥的话没理，我只怪他为什么我找不到事他反倒自喜幸而料着似的。嫂嫂的话尤其难受，她劝大哥说：“慧妹本来何必定要找事做，有你哥哥在，还怕少吃一口苦粥饭么。”我听了这话，比尖刀刺心还痛呢！

静妹，不是我使性，其实哥哥家里不容易住；母亲要我回乡去是要急急为我“择配”；“嫁了个好丈夫，有吃有用，这是正经，”她常常这么说的。所以我现在也不愿回乡去。我现在想和你同住，一面还是继续找事。明天下午我来和你面谈一切，希望你拒绝我这要求。

慧 5月21日夜

静捏着信沉吟。她和慧性格相反，然而慧的爽快，刚毅，有担当，却又常使静钦佩，两人有一点相同，就是娇养惯的高傲脾气。所以在中学时代，静和慧最称莫逆，但也最会呕气吵嘴。现在读了这来信，使静想起三年前同宿舍时的情形，宛然有一个撅起小嘴，微皱眉尖的生气的“娇小姐”——这是慧在中学里的绰号——再现在眼前。

回忆温馨了旧情，静对于慧怜爱起来。她将自己和慧比较，觉得自己幸福得多了：没有生活的恐慌，也没有哥哥来给她气受，母亲也不在耳边絮聒。自己也是高傲的“娇小姐”，想着慧忍受哥哥的申斥，嫂嫂的冷嘲，觉得这样的生活，一天也是难过的。

静决定留慧同住几时，为了友谊，也为了“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况且，今晨晒台上人头的一伸，在静犹有余惊，那么，多一个慧在这里壮壮胆，何尝不好呢。

下面二房东客堂里的挂钟，打了三下，照例的骨牌声，就要来了。静皱着眉尖，坐到书桌前补记昨日的日记。

牌声时而缓一阵，时而紧一阵，又夹着爆发的哗笑，很清晰地传到静的世界里。往常这种喧声，对于静毫无影响，她总是照常地看书作事。但是今天，她补记一页半的日记，就停了三次笔，她自己也惊讶为什么如此心神不宁，最后她自慰地想道：“是因为等待慧来。她信里说今天下午要来，为什么还不来呢？”

牛毛雨从早晨下起，总没有停过，但亦不加大；软而无力的湿风时止时作。在静的小室里，黑暗已经从壁角爬出来，二房东还没将总电门开放。静躺在藤榻上默想。慧还是没有来。

忽然门上有轻轻的弹指声。这轻微的击浪压倒了下面来的

高出数倍的牌声笑声，刺入静的耳朵。她立刻站起，走到门边。

“我等候你半天了！”她一面开门，一面微笑地说。

“密司章，生了病么？”进来的却是男同学抱素。“哦，你约了谁来谈罢？”他又加一句，露着牙齿嘻嘻地笑。

静有些窘了，觉得他的笑颇含疑意，忙说道：“没……有。不过是一个女朋友罢了。”同时她又联想到昨天在课堂上对他说了句“天气真是烦闷”后他的怪样的笑；她现在看出这种笑都有若干于己不利的议论做背景的。她很有几分生气了。

抱素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一双眼闪烁地向四下里瞧。静仍旧回到她的藤榻上。

“今天学生会又发通告，从明天起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周’，每日下午停课出发演讲。”抱素向着静，慢慢地说。“学校当局已经同意了。本来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周先生孙先生本已请了假，所以明后天上午也没有课。今天你没到校，我疑惑你是病着，所以特来报告这消息。借此你可以静养几天。”

静点了点头，表示谢意，没有回答。

“放假太多了，一学期快完，简直没有读什么书！”抱素慨叹似的作了他的结论。这结论，显然是想投静之所好。

“读书何必一定上课呢！”静冷冷地说。“况且，如果正经读书，我们的贵同学怕一大半要落伍罢。”

“骂得痛快！”抱素笑了一笑，“可惜不能让他们听得。但是，密司章，你知道他们是怎样批评你来？”

“小姐，博士太太候补者，虚荣心，思想落伍，哦，还有，小资产阶级。是不是？左右不过是这几句话，我早听厌了！我诚然是小姐，是名副其实的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么？哼！他们那些跑腿大家才是虚荣心十足！他们这班主义的迷信者才是思

想落伍呢!”

“不是，实在不是!”

“意志薄弱! 哦，一定有许多人说我意志薄弱呵!” 静自认似的说。

“也不是!” 颇有卖弄秘密的神气。

“那么，我也不愿意知道了。” 静冷冷地回答。

“他们都说你，为恋爱而烦闷!”

我们的“小姐”愕然了。旋又微笑说：“这真所谓己之所欲，必施于人了。恋爱？我不曾梦见恋爱，我也不曾见过世上有真正的恋爱!”

抱素倒茶来喝了一口，又讪讪地加一句道：“他们很造了些谣言，你和我的。你看，这不是无聊么?”

“哦?” 声音里带着几分不快。静女士方始恍然她的同学们的种种鬼态——特别是在她和抱素谈话时——不是无因的。

向后靠在椅背上，凝视着静的面孔，抱素继续着轻轻儿说道：“本来你在同班中，和我谈话的时候多些。我们的意见又常一致。也难怪那些轻薄鬼造谣言。但是，密司章是明白的，我对你只是正当的友谊——咳，同学之谊。你是很孤僻的，不喜欢他们那么胡闹；我呢，和他们也格格不相入。这又是他们造谣言的根据。他们看我们是另一种人。他们看自己是一伙，看我们又是一伙；因而生出许多无聊的猜度来。我素来反对恋爱自由，虽然我崇拜克鲁泡特金。至于五分钟热度速成的恋爱，我更加反对!”

静双眼低垂，不作回答。半晌，她抬眼看抱素，见他的一双骨碌碌的眼还在看着自己，不禁脸上一红，随即很快地说道：“谣言是谣言，事实是事实；我是不睬，并且和我相干!” 她站起身来向窗外一看，半自语道：“已经黑了，怎么还

不来?”

“只要你明白，就好了。我是怕你听着生气，所以特地向你表白。”抱素用手掠过披下来的长发，分辩着说，颇有些窘了。

静微笑，没有回答。

虽然谈话换了方向，静还是神情不属地随口敷衍；抱素在探得静确是在等候一位新从国外回来的女朋友以后，终于满意地走了。

突然一亮，电灯放光了。左近工厂呜呜地放起汽笛来。牛毛雨似乎早已停止，风声转又尖劲。天空是一片乌黑。慧小姐终于没有来。

抱素在归途中遇见一位姓李的同学，那短小的人儿叫道：

“抱，从密司章那里来罢？”

“何消问得！”抱素卖弄似的回答。

“哈哈！恭贺你成功不远！”

抱素不回答，大踏步径自走去，得意把他的瘦长身体涨胖了。

三

S大学的学生都参加“五卅”周年纪念会去了——几乎是全体，但也有临时规避不去的，例如抱素和静女士。学校中对于他俩的关系，在最近一星期中，有种种猜度和流言，这固然因为他们两个人近来过从甚密，但大半还是抱素自己对男同学泄露秘密。短小精悍的李克，每逢听完抱素炫奇似的自述他的恋爱的冒险的断片以后，总是闭目摇头，像是讽刺，又像是不介意，说道：“我又听完一篇小说的朗诵了。”这个“理性

人”——同学们公送他的绰号——本来常说世界万事皆小说,但他说抱素的自述是小说,则颇有怀疑的意味。可是其余的同学都相信抱素和静的关系确已超过了寻常的友谊,后以李的态度为妒忌,特别是有人看见抱素和静女士同看影戏以后,更加证实了;因为静女士从没和男同学看过影戏,据精密调查的结果。

现在这“五卅”纪念日,抱素和静女士又被发见在P影戏院里。还有个青年女子——弯弯的秀眉,清澈的小眼睛,并且颊上有笑涡的,也在一起。

这女士就是我们熟识的慧女士,住在静那里已快一星期了。她的职业还没把握。她搬到静处的第二日,就遇见了抱素,又是来“报告消息”的。这一天,抱素穿了身半旧的洋服;血红的领结——他喜欢用红领带,据说他是有理由地喜欢用红领带——衬着他那张苍白的脸儿,乱蓬蓬的长头发,和两道剑眉,就颇有些英俊气概,至少确已给慧女士一个印象——这男子似乎尚不讨厌。在抱素方面呢,自然也觉得这位女性是惹人注意的。当静女士给两人介绍过以后,抱素忙把这两天内有不少同学因为在马路上演讲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被捕的消息,用极动听的口吻,报告了两位女士,末了还附着批评道:“这些运动,我们是反对的;空口说白话,有什么意思,徒然使西牢里多几个犯人!况且,听说被捕的‘志士’们的口供竟都不敢承认是来讲演的,实在太怯,反叫外国人看不起我们!”说到最后一句,他猛把桌子拍了一下,露出不胜愤慨的神气。

静是照例地不参加意见,慧却极表同情;这一对初相识的人儿便开始热闹地谈起来,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自此以后,静的二房东便常见这惹眼的红领带,在最近四五天内,几乎是一天两次。并且静女士竟也破例出去看影戏;因为慧女士乐此不疲,而抱素一定要拉静同去。

这天，他们三个人特到P影戏院，专为瞻仰著名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罪与罚》。在静女士的意思，以为“五卅”日到外国人办的影戏院去未免“外惭清议”，然而终究拗不过慧的热心和抱素的鼓动。影片演映过一半，休息的十分钟内，场里电灯齐明，我们看得见他们三人坐在一排椅子上，静居中。五月末的天气已经很暖，慧穿了件紫色绸的单旗袍，这软绸紧裹着她的身体，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圆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尽致；一双清澈流动的眼睛，伏在弯弯的眉毛下面，和微黑的面庞对照，越显得晶莹；小嘴唇包在匀整的细白牙齿外面，像一朵盛开的花。慧小姐委实是迷人的呵！但是你也不能说静女士不美。慧的美丽是可以描写的，静的美丽是不能描写的；你不能指出静女士面庞上身体上的哪一部分是如何的合于希腊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么特点，肉感的特点；你竟可以说静女士的眼，鼻，口，都是平平常常的眼，鼻，口，但是一切平凡的，凑合为“静女士”，就立刻变而为神奇了；似乎有一样不可得见不可思议的东西，联系了她的肢骸，布满在她的百窍，而结果便是不可分析的整个的美。慧使你兴奋，她有一种摄人的魔力，使你身不由己地只往她旁边挨；然而紧跟着兴奋而来的却是疲劳麻木，那时你渴念逃避慧的女性的刺激，而如果有一千个美人在这里任凭你挑选时，你一定会奔就静女士那样的女子，那时，她的幽丽能熨贴你的紧张的神经，她使你陶醉，似乎从她身上有一种幽香发泄出来，有一种电波放射出来，愈久愈有力，你终于受了包围，只好“缴械静候处分”了。

但是现在静女士和慧并坐着，却显得平凡而憔悴，至少在抱素那时的眼光中。他近日的奔波，同学们都说是为了静，但他自己觉得多半是已变做为了慧了。只不过是一个“抱素”，在理是不能抵抗慧的吸引力的！有时他感得在慧身边虽极快

意，然而有若受了什么威胁，一种窒息，一种过度的刺激，不如和静相对时那样甜蜜舒泰，但是他下意识地只是向着慧。

嘈杂的人声，不知从什么时候腾起，布满了全场；人人都乘此十分钟松一松过去一小时内压紧的情绪。慧看见坐在她前排斜右的一对男女谈的正忙，那男子很面熟，但因他低了头向女的一边，看不清是谁。

“一切罪恶都是环境逼成的，”慧透了一口气，回眸对抱素说。

“所以我对于犯罪者有同情。”抱素从静女士的颈脖后伸过头来，像预有准备似的回答。“所以国人皆曰可杀的恶人，未必真是穷凶极恶！所以一个人失足做了错事，堕落，总是可怜，不是可恨。”接着也叹息似的吐了一口气。

“据这么说，‘罚’的意义在哪里呢？”静女士微向前俯，斜转了头，插进这一句话；大概颈后的咻咻然的热气也使她颇觉不耐了。

抱素和慧都怔住了。

“如果陀斯妥以夫斯基也是你们的意见，他为什么写少年赖斯柯尼考夫是慎重考虑，认为杀人而救人是合理的，然后下手杀那个老姬呢？为什么那少年暗杀人后又受良心的责备呢？”静说明她的意见。

“哦……但，但这便是陀氏思想的未彻底处，所以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不是革命家！”抱素在支吾半晌之后，突然福至心灵，发见了这一警句！

“那又未免是遁辞了。”静微微一笑。

“静妹，你又来书呆子气了，何必管他作者原意，我们自己有脑，有主张，依自己的观察是如何便如何。我是承认少年赖斯柯尼考夫为救母姊的贫乏而杀老姬，拿了她的钱，是不错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库.....